

綱鑑總論

四

鳳章書

元

皇皇鉅宋八葉重光十三傳嘉王受禪金人歲擾疆場蒙

古部長

元始祖母曰阿蘭寡居北漠屢有光明耀腹一乳三子季曰孛端又兒狀貌奇偉沈默寡言子孫蕃盛不相統攝各自為部至九世孫也速該生子鐵木

眞襲為部長

奇渥溫鐵木眞

奇渥溫胡人姓鐵木眞太祖初名也速該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歸生太祖因名志武功也

深

沈大略奮烏桓焱

音標犬走也

集之師騁勁弩良弓之勢

文鑑長戟百萬胡騎

千羣奮中原奮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

初揮戈於荅蘭赤烏潰走

初太祖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

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大戰于荅蘭班朱思之野泰赤烏等敗去

既揚鏢於乃蠻可汗敗誅

初乃蠻部長大陽可汗心忌太祖之盛欲與達達部長攻之太祖因伐可汗可汗戰敗

諸部來降天命亦屬即位

之後先征西夏次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

河南六十餘國中原皇帝天上人目中豈有金主哉

金主嗣位有詔

至元元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胡此等亦為之耶

遊騎布滿山東

眞德秀奏疏

而狐兔已失故

穴宋寧宗伐金詔狐兔已失故穴人競逐之子女玉帛且轉輸於幹難宮庭太祖即位汴

金一遷成約墮而長戈指闕矣深慮雄心不亦遠邁金夏

之主哉太宗德量恢宏遵太祖遺命太祖臨死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宋

金世仇宜假道於宋我下兵唐鄧直擣於汴汴急必徵兵潼關千里赴援罷困必矣太宗如其命約宋滅金遂殲雄虜而

百年逋寇已掘其吭而有之伯顏伐金語迨至蔡州城破而女真

百年之祚一旦盡矣蓋金自崔立之倡謀金汴京西面元帥釀崔立作亂降元

成青城之烈禍立以金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后妃嬪宮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人等盡送青城元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

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徽欽之時焉○青城屬開封府乃金人置營之所即金俘宋之處元之俘金人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

閒梁王荆王身死人手曾北轅南渡之危弗酷於此矣宋徽

欽北轅高宗南渡太后王皇后徒單氏閒關和林曾青衣五國之羞弗辱

於此矣宋史青衣天子○徽欽崩于金五國城幽囚照碧金滿察官奴幽金主於照碧堂近禁無一人敢對奏者慟泣

雙溝

金主如蔡州避雨雙溝寺中蒿草滿日無一人迹金主曰生靈盡矣太息慟悼

會一望悴顏四顧漣涕之

悲弗苦於此矣

宋欽宗如金途次歎曰朕一望悴顏四顧漣涕

守緒自燼承麟敗亡

金主守緒

傳位於承麟宋師入守緒縊死近侍奉遺命舉火燃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

衣寶盡灰於塵焰遺禽悉就於

俘虜

宋滅金露布文

會魂消雪窖淚灑冰天之痛弗慘於此矣

祭徽宗文

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

蓋敗衄於元人之千鋒而收功於宋人

之一創

宋將孟珙合元兵滅金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報復之巧錙銖不

爽哉女真既滅唇亡齒寒

金乞糧於宋宋不許金主曰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及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

也而帝又肉金侮宋大廓先圖西北中原罄歸版籍奈何

晚年雄心漸寐慾志滔流酣情醞釀

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

肆志遐荒

伐欽察西域等國○按欽察去中國三萬八千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國人皆青目赤髮土產良馬伐之自此始

奸權滿朝賣官鬻

獄皇后乘怠竊權回回以貨賈寵

回回與都刺合蠻提領諸路稅課與撲買以惑君心

而心

迷於封殖矣豈非全美之累哉窩闊台

太宗名

死六皇后馬

眞氏

禿里吉納

斷割重器

古器字

定策帷幃貪五年稱制之柄奪

六王南面之權胡婦用事國政大壞嗣主昏庸不綱兼邁

凶屯之運委政太后任用嬖臣接禩赤地千里河水罄涸

野草自焚牛馬多死而諸王諸部益肆誅求驛騎聯絡晝

夜弗休擊轂堵駟怨讎溢道人不聊生而太宗之政衰矣

闊帖卽位

憲宗卽位於闊帖兀阿蘭

首以修政立事爲先武暢四海威振

百蠻肅異域之魂褫氍裘之膽所至全城秋毫無犯且其

卻寶珠之獻

回鶻獻珍珠傘水晶盆

焚化胡之經裁抑權臣躬決

政務

初太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臣下不敢用弊

公明御下嚴而有恩

信中興賢君也在位九年將大有爲方董夔門之師遽遺

鼎湖之泣

世傳黃帝採銅鑄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後世名其處曰鼎湖

齎志以死悲哉韃

鞞為長為賢順輿情登大寶殲夷內難鞍馬廿年宋運告

終遂承正統御極之餘纍纍善政史斷授時厯而天道正矣

窮河源而地脉審矣行禴享而仁孝敦矣罷權酷而重斂

蠲矣焚道書而邪說息矣禁鞭背而仁愛篤矣汰內外冗

員而吏治清矣六部官合六十八員○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配罪人淘金而民命存

矣廷議囚數甚多遣官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耶悉配隸淘金歸附庶衆戶口殷蕃即位之始戶僅二百萬統

御之初戶滿千餘萬末年益繁得戶千四百萬山澤溪崗之民不與焉夷狄之盛亙古無兩哉所恨者

淫汚宸極朱文公詩淫毒穢宸極虐燄燔蒼穹穢瀆閨門四心盡亡五倫瀾倒女訓

好合恩隆遂忘溜蠹范曄后妃序情封慾閉不盈於德而富於淫

烝亂諸母猶然冒頓之汚風尊崇胡僧未純周孔之正教

而且發會稽陵截理宗首

從西僧嗣古妙高之請發陵取珍寶截首為飲器至明太祖始命藏之舊穴

痛暴

先朝之遺骸

音格骨也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太元制典分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尊之也九

儒十丐後之者卑之也

輕卑席聘之儒生惑信桑門作妖書以毀上帝

闢棄聖教貶孔子而為中賢故先正謂其行等盜賊

山丘瓊斷

辜浮始皇惡焰蒼穹毒迷天日通天之罪尚能道哉且五

奸竝用

史斷○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五人皆聚斂奸臣戕耗國家之元氣

四帥齊興

相吾荅兒○阿荅海○忽都帖木兒○阿

里海○四相出征絕域一時竝發俱無功往回巨費不貲民甚苦之盜賊漸起

日本一征齟

音忒

積漲東洋之水

十萬餘兵征日本悉死海島還者僅三人

交趾屢擊尸僵高戰骨之山帝猶殺戮不

休兵征不止復崔彧之直諫縱哈刺之淫刑於戲豺狼之

性

元朝祕史元始祖乃蒼白狼豸白鹿相配而生二十五世遂生太祖

喜於誅戮併先朝屢戰屠艾而

磔裂生靈者計之則元取天下不知殺人幾許矣

元自太祖丙寅即位

至世祖己卯滅殺通計一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乃本兵敵兵并屠戮郡縣城內之數其他誅殺者不與是帝開基創業雄才大

略之君也而樹釁開端胎變稔禍之主也青史遺汚使人

至今怏怏哉成宗襲治平之業端拱化成寶籙初膺首下

選官覈實之令殿最明則黜陟當吏治清則黎庶安兼以

文教是遵僧尼是汰至明也賦稅是減寬令是頒至仁也

親行釋奠禮祀孔子偏賜高年帛存問鰥寡孤獨舉獨行之

君子至德也優優簡簡勃勃陽陽淮南子真止戈成大定興

文繼哲王哉且軫及蓬棵而雕琢陸離罷其役恫及瘡痍

而翺翹星馳寢其征征行也悲及窮子而衛袖姨施節其娛

痛及桁楊而頭會箕歛省其苛罷營造○罷逋欠○罷土木○罷進葡萄酒○罷徵門攤役除穢

剔蠹蕩垢滌瑕軫災恤疾蘊仁心而規厚政時以明睿御

中天譽瑋瑋隆矣

侍臣吉刺曰中外稱陛下以明睿之資御中天之運陛下聲譽日隆

不幸連歲寢疾

沈滯苦窳皇綱治紀難以耗體總其成內決宮闈外委大臣八柄移幸三宰嘯凶沈於諂諛之詞牽以帷廡之制而海嶠小夷萬里遼絕日事窮討辱國喪師致戾氣相感天垂異地吐妖赤子陷危雄寇叢起其不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存耳噫小人勿用哲婦傾城眞罌冰鏡黼座明箴乎武宗仁孝慈愛優禮大臣加封尼聖

大成至聖文宣王

敦

崇儒生備郊祀以飾曠儀汰冗職以清皇路業承富有慨然欲改法創制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多錫賚數隆而

泛賞之恩濫至元大德之政始稍稍變更矣故三日而地

震者六屢禱而疾癘者煩使百姓籠頭泥耳

周短

澤吻磨

牙哈里封事賣子鬻妻哭聲震野顛天而靡所控訴猶且蔑三

光之譴輕上天之怒不聞默省於淵蝸而勤修之政事豈

所稱上敬天下勤民者哉所可取者容言受諫美聖德全

大節無虧眇鑿可貴不然則枯樹當兩斧之斲踈踳濫上

賞之恩阿沙不花語蹈躬損德禍豈淺渺耶武宗違豫日久政出

中宮諸奸臣剗戾舊章規圖不軌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等潛結宮闈搆亂朝廷陰謀不軌

竊窺神器包藏禍心非愛育黎仁宗名血刃大廷舉義旌以

清妖孽社稷且飄搖杌隉不知神器誰屬矣削平內難匡

輔皇家秋毫孰匪其助耶貫儲五載仲深論武宗以帝為太子可謂貫儲矣賢譽

日蜚恭儉慈祥敦禮儀而崇文教迨正位宸極首戮權奸

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殛放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枝

忙哥鐵木兒流之海南以其變亂舊章流毒百姓也

培植學校以養人材

令李孟領國子學

政歸中書

以總機務

詔百司庶政以歸中書

尊賢使能興滯補闕開科舉例

從李孟之請

罷白雲宗

罷總攝所及各處僧官

事太后而承顏不違輯宗戚而恩禮

愈篤久旱而默禱於宮俄慰滿三農之望民疫而引罪於

己旋瑞昭六出之祥

京師旱疫帝痛自罪已翌日遂大雪

釋罪人俾勿絕廟祀

侯喜

兒兄弟五人竝坐死帝曰俾一家不幸而有是事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嗣

則仁及窮民感風寒令

徧賜帛錢則恩加遠戍

風雪苦寒帝曰朕居煖室而宗室昆弟遠戍邊塞不勝其苦歲賜帛錢宜令徧及

禁遊

改止征伐遠封殖減奢靡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垂十餘

年帝惟優游養容罔拮据叢脞之艱且仁厚既有餘而剛

斷亦非不足故雖駐馬間衛士

帝出見衛士有傲衣者令賜之錢帛

而法不貫於

老羸

遲限塘兵坐法當死臨刑哀泣曰臣奔馳煙瘴五十年老瘦幾死乞骸骨帝曰此法也命立斬以徇

雖居齋禮菩薩而

權不假於皇娣

大長公主祥哥刺吉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怒按問全寧守臣縱阿不舉仍追所釋囚還獄

鋤惡

雄威凜凜霜肅而仁黎雅意靄靄春融卽山崩地震川沸

山移變不少減而責己厚民可答天譴眞盛德守文之主

矣所可怪者官以幸求覬覦名爵罪用賄免款伏猶疏

謂鞠

門時服詞已具猶受人疏釋之也

卽崇文儒封宣聖若確然守正不二乃藏經

書金字麀貲千億疲神採釋典叢脞萬幾則胡以說也英

宗至孝天成父大漸而憂形於色露禱北辰祈以躬代居

喪遵禮歎音啜粥寢苦哀毀骨立時切思成之想

詩經綏我思成而

不改父臣不更父政

帝居喪失烈門請更朝官帝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也孫不花請行新政帝曰先帝所行

悉善政毋得遽爾更張

不飢國法

乞失藍坐法當杖太后命賞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豈宜私徇也

不納珍

奇有進七寶帶者詔不受

時方儲良金榜毓德青宮已英英明睿逾人

矣乃以冲齡嗣承鉅業敬禮儒臣開筵納誨日食咎己敬

天勤民旌養浩之直帝居喪張燈元夕養浩諫命賜帛旌其直燭世延之忠鐵木迭兒恨世延欲置之

死帝曰朕素聞世延忠良釋之洞完者不花之隱復不花奏丞相阿散所得官田為多帝曰阿散嘗止卿船稅之請今所言乃復私

恨非公議也善惡不淆嚴彰瘡也功罪大著決誅賞也史臣斷黜讒

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凡先朝之

鑠金銷骨撓虎飄山吉網羅鉗凝脂鈍髓之輩盪然一清

無復朝廷之蠹矣故至治之際號稱得人良相如拜住明良合德

太平以臻四年閒天下晏然民殷國富皇皇哉一時之盛

乎而余猶以為帝惜者仰慕千載擊節乎魏徵之敢諫盤

圓孟方之對已深信而默悟之矣帝問拜住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

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然之奈何造佛寺而刃直臣殺御史觀音保之諫釀妖僧

之構禍僧圓明道士劉志先俱以妖術作亂醜私忿而復太后啟母氏之飲缺太后弘吉

刺氏欲立周王羣臣遂擁帝即位太后來賀見帝有毅然之色鬱鬱成疾而崩惡螫斷臂灼蠹焚株胡曩孝於

父今仇於母哉為人君而媿人子何所逃其罪也乎且明

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帝獨任法無私果於誅戮挫抑而

刑將帥完顏有罪帝廷杖之頸盤而加公卿哈普忒旨帝曳縛之致奸黨畏罪大變

遂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為鐵失等所殺是雄斷雖足以肅朝綱而殺身之禍

已在慘刻少恩中矣南坡之變腹劍謀成而手刃隨割其

又誰尤泰定以支庶之親非弟非子越從藩臣龍飛五位

當神器初膺即翦除奸逆大憝折首羣醜殄夷誅鐵失等五人春秋

大復仇之舉此行法當於理矣英魂戴目寧不悵嘯九閔

乎英宗后赤刺氏謝帝之言賊黨既清賢臣日進以講說詩書為上規導諭

元儲為行務而修祀典奪冗員汰衛兵減廐馬遣使巡行
詢問民瘼賑荒蠲賦罷役省刑煥然文物斌斌風俗熙皞
且楊朵兒觀音保等皆正直忠良不幸為奸賊所戕到身
白刃竄首黃沙子孫禁錮於終身枯骸號冤於地下一旦
得以昭雪存者用死者贈俾鬱鬱冤魂復見青天白日詎
非清朝一盛舉乎

李謙亨
謝表

也奈之何受佛法於帝師受佛戒於帝師頒道經於宮觀
賜田鈔於天源九五居尊自屈於沈冥釋門之教而妄敦
戒業謬治清淨果能大乘發心圓覺經廣度普愛乎蓮華經蓋襲
蒙古之家法而踵祖父之愚也上都告殂泰定死於上都奸臣鐵木
兒懷私固寵構豐兩宮朝廷中且多事矣故文宗以至親

骨肉武宗次子播越海南江陵閒備歷艱險賴燕帖木兒

社之重統緒之正謀舉義兵讐懾衆志內籌潛慮外震

心而文宗始得立焉受命改元俟大兄以遂固讓奈何權

臣倒刺沙乘機煽禍熒惑上都諸王臣致兵犯畿闕矢及

皇廷驛騷陵廟推厥禍始孰非仁宗私位奸臣弄權俾儲

嗣不定所致哉初武宗傳位於弟仁宗約以次傳明宗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諧文明而出之雲南海南居位

數旬北漠之迎請冠蓋相望諸王勸駕周王始發南征而

眞天子自北來矣和寧卽位周王卽位於和寧是爲明宗觀其重言

官而慎風紀詔諸王百司違法一聽御史臺舉劾曰風紀重則貪婪懼闕言路而激忠讜京吏

遵懷王之舊懷王文宗也鉅政總太子之裁立文宗爲太子諭太弟以篤學

親賢激大臣以壞名敗德恂恂默默藹然友愛之情豈不

事詩書勦拉同氣者倫哉惜天不永年半載晏駕而文宗

復卽位焉崇重儒流考索典禮開奎章以資啟沃佩忠告

以擴宸聰

張養浩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帝曰此書足擴聰明朕嘗佩服不忘

帝豈勤鉛

槩而藐幾務作一蠹簡書生哉欽遵哲訓確守佳謨而一

時輔治之臣如張養浩范梈諸君子文學與政事兼優德

行埒名檢竝著君臣協理致治隆平禮樂文物煜煜斌斌

盛矣盛矣奈之何白刃雄鋒於草澤黃煙橫焰於蕭牆紅

旌拂而赤日昏鐵騎犇而天山裂鼠竊之徒滿腔天子之

心矣

帝聞邊報劾午顧謂后妃引刺氏笑曰此輩鼠竊滿腔都是天子之心

豈朝廷清明亭障寧謐之

時乎顧小警雖虞而大變未禍者則帝內治無乖守成有

道也洎皇姪嗣位

皇姪順帝也

猥以帝謀爲不軌致父飲恨而崩